



[俄] 普希金 著

上尉的女儿

The Captain's Daughter

中国致公出版社

上尉的女儿

[俄] 普希金 著

徐薇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尉的女儿/(俄)普希金著;徐薇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3.2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1辑)

ISBN 7-80179-115-0

I. 上… II. ①普…②徐…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2301 号

上尉的女儿

译者:徐薇

责任编辑:子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廊坊人民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52.625

字 数:6507千字

版 次:2003年8月第2版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ISBN 7-80179-115-0/I·001

定价:413.00元(全二十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一七九九~一八三七)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现代标准俄语的创始人。他的作品是俄国民族意识高涨以及贵族革命运动在文学上的反映。普希金抒情诗内容之广泛在俄国诗歌史上前无古人,既有政治抒情诗《致恰达耶夫》(一八一八)、《自由颂》(一八一七)、《致西伯利亚的囚徒》(一八二七)等,也有大量爱情诗和田园诗,如《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一八二五)和《我又重新造访》(一八三五)等。普希金一生创作了十二部叙事长诗,其中最主要的是《鲁斯兰和柳德米拉》、《高加索的俘虏》(一八二二)、《青铜骑士》(一八三三)等。普希金剧作不多,最重要的是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一八三五)。此外,他还创作了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一八三一)、散文体小说《别尔金小说集》(一八三一)及关于普加乔夫白山起义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一八三六)普希金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时代的重大问题:专制制度与民众的关系问题,贵族的生活道路问题、农民问题;塑造了有高度概括意义的典型形象:“多余的人”、“金钱骑士”、“小人物”、农民运动领袖。这些问题的提出和文学形象的产生,大大促进了俄国社会思想的前进,有利于唤醒人民,有利于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普希金的优秀作品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他的抒情诗内容丰富、感情深挚、形式灵活、结构精巧、韵律优美。他的散文及小说情节集中、结构严整、描写生动简练。普希金的创作对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高尔基称之为“一切开端的开端”。一

八三七年普希金死于决斗。

《上尉的女儿》是普希金最后一部作品，它被人称为文学史上的《天鹅之歌》。它以主人公格里尼奥夫与玛丽娅的恋爱过程为主线，同时也描述了普加乔夫这个俄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它讲述俄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社会状况和矛盾斗争，展示和歌颂了俄罗斯人民的热情善良。格里尼奥夫和玛丽娅的爱情甜美感人，深情而忠心不渝。格里尼奥夫宁可受军法处置，也绝口不提心上人的名字，不让她卷入可怕的军事审判。而玛丽娅则历经磨难，一直为爱人保全，自己做好了随时赴死的准备，最后又英勇无畏地去求救于女皇，使心上人洗刷了冤屈，得以平反昭雪。小说布局严谨，结构匀称，情节曲折，语言质朴、优美，给人以简洁、明快、清澈、凝练之感，虽寥寥数语，却将整个情节交代清楚明了。《上尉的女儿》为俄罗斯文学带来了一种简洁明快的文风和如诗的语言，后来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天才无不受其影响。

本书还收入了中篇《杜布罗夫斯基》和短篇小说《埃及之夜》。

目 录

上尉的女儿

第一章 服役	(3)
第二章 风雪	(10)
第三章 要塞	(18)
第四章 为情而战	(23)
第五章 爱	(31)
第六章 暴动	(38)
第七章 开战	(46)
第八章 不速之客	(52)
第九章 别离	(59)
第十章 围攻奥伦堡	(64)
第十一章 邂逅	(70)
第十二章 我的妻	(79)
第十三章 破敌	(85)
第十四章 军事审判	(91)
略去的一章	(100)

杜布罗夫斯基

第一部	(113)
第一章	(113)

第二章	(120)
第三章	(125)
第四章	(130)
第五章	(132)
第六章	(136)
第七章	(140)
第八章	(142)
第二部	(146)
第九章	(146)
第十章	(153)
第十一章	(155)
第十二章	(160)
第十三章	(164)
第十四章	(168)
第十五章	(169)
第十六章	(171)
第十七章	(173)
第十八章	(179)
第十九章	(181)

埃及之夜

第一章	(187)
第二章	(191)
第三章	(195)

上尉的女儿

第一章 服役

在近卫军里，明天他就可以当上尉。
不，还是让他在一般的军队里当差。
的确！让他体验一下生活吧……

.....

可是，谁是他的父亲？

克涅什宁

安得烈·彼得罗维奇·格利涅夫，是我的父亲。他少年时在米尼赫伯爵部下服务，到一七……年退休，当时他任陆军中校。自此，他就住在西姆比尔斯克的自己的村庄里，同当地一位穷贵族的女儿，阿芙多吉雅·伐西列芙娜·尤结婚。我们兄弟姊妹一共有九人，他们八个都很小就死了。近卫军少校勃·公爵是我们的近亲，我还未出生的时候，就仗着他的照应，已经登记为近卫军谢苗诺夫团的中士了。万一母亲生下的是一个女孩子，那么父亲就会向负责的部门声明那一个未到差的中士已经死了，这件事情也就作罢。我是做为休假的，一直到我求学期满。那时的教育跟现在不一样。从五岁起，我就被托付给马夫萨威里奇，叫他来做我的管教人，是因为他不好喝酒。这样我在不满十二岁的时候，学会了认识俄文，而且对狼狗有一定的了解。这时，我的父亲又给我雇了一个法国人，麦歇薄伯勒，他是从莫斯科过来的，跟他一起来的还有那些够我们用一年的葡萄酒和上等橄榄油。他的到来，使萨威里奇不高兴。“要谢谢上帝，”他自言自语地发牢骚说：“这孩子已经雕琢成器了，还用得着花冤枉钱，雇一个麦歇吗？就好像俄国没有人似的！”

薄伯勒曾经是理发师，后来在普鲁士当兵，最后他到俄国来想

当老师,尽管他还不很明白老师这个字的意义。他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除了有些轻佻和放荡。他很迷恋女色,好几次都因为献殷勤而招来打击,使他一连几天唉声叹气。此外,他又与酒瓶有不解之缘,也就是说他对于酒是多多益善。可是因为在我们家里,只在午餐时才喝一点葡萄酒,而且以一杯为限——况且仆人又常常忘记给老师斟酒——所以我的薄伯勒就很快迷恋上了俄国的泡酒,简直胜过了他本国的葡萄酒,他认为喝酒有益于胃。我们很快就相处得很融洽了。虽然按照合同,他得教授我法文、德文和一切科学,然而薄伯勒却急着向我学几句俄国话,然后,我们俩就各得其所了。我们可以说是相处甚好的。我甚至于不愿再从师于别的教师了。可是事与愿违,不久命运就将我们拆散了,原因是这样的。

一天,我们的洗衣妇,肥胖、麻脸的女仆帕拉士卡,与看管牛的独眼的女仆阿库利卡,两个人不谋而合地一起到母亲那里,跪在她面前哭哭啼啼,承认自己意志薄弱,她们控告那个麦歇,说他利用她们的单纯而污辱了她们。母亲一向都很痛恨这种事,所以她就告诉了父亲。父亲很干脆,他立刻要招来那个无赖的法国人。下人报告他说,麦歇正在教我功课。父亲就径直走进我的房间来了,那时薄伯勒正在床上睡他的安稳觉,我也正做着与学习无关的事。顺便提一下他们曾经为我从莫斯科买来一张地图。它挂在墙上,完全没有用处,而我看中的是这张纸的宽大和美好。我想用它做一只风筝,就乘了我的薄伯勒睡着的时候,开始我的工作。父亲进来的那会儿,我正在好望角上装一条树皮做的尾巴。一看见我的地理课是这样上的,父亲就揪了我的耳朵一下,然后就跑到薄伯勒那里,毫不客气地喊醒了他,接着就是滔滔不绝的责骂。薄伯勒有些惊慌失措,他想站起来,却办不到,这不幸的法国人已经喝得烂醉如泥了。一不做二不休,父亲抓住他的领子,将他从床上拉起来,推出了房间,也就在这一天,解雇了他,这可使萨威里奇暗地里乐开了花。我的教育也就此划上了句号。

少年时代,我过着纨绔子弟的生活,同婢仆们的孩子赶鸽子和

玩跳背戏。在我十六岁的时候，命运开始发生了变化了。

那是在秋天，母亲在客厅里用蜂蜜熬蜜饯，我咽着口水，注视着沸腾的泡沫。父亲正在窗边阅读他每年订阅的《皇家年鉴》。这本书对于他永远起着强烈的影响，读过以后向来是要有特别感慨的，每次读完都会引起他异常的愤怒。母亲已经熟悉他这一脾气和习惯，老是想尽方法把这本不幸的书藏得越远越好，所以父亲有时候几个月都见不着这本“愤怒之源”的面。可是他一旦凑巧发现了这书，就会整整几个钟头地读下去。他时时耸着肩头，并且轻轻地重复着说：“陆军中将……以前在我们连队，他还是中士呢！……获得过两种最高级的勋章！……不久以前，我们不是还……”读罢，父亲将这年鉴丢在沙发上，陷入深深的沉思中，这对全家人是一个惊叹号——“！”。

他忽然转过来，木讷地问母亲：“阿芙多吉雅·伐西列芙娜，彼得卢沙该有多大岁数了？”

“瞧，他都十七岁了，”母亲回答道，“彼得出生那年，正是娜斯塔霞·格拉西莫芙娜伯母眼睛瞎了一只，当时……”

“好了，”父亲打断了她，“也该送他去当差了。免得他在女仆的房里乱跑和掏鸽子窝了。”

想到不久我就要离开她，母亲大吃一惊，以至于将匙子落到了锅里，眼泪也顺着脸淌了下来。与此相反，我却欢喜得难以形容。我打心眼里觉得，在军队里当差，就是在彼得堡过无拘无束的生活。在我的想像中，我已俨然成了一名近卫军军官了，这在我看来，已是人生幸福的顶点了。

我的父亲从来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出发的日期定了。就在临走前一天，父亲拿了钢笔和纸，他说他要我捎一封信给我未来的长官。

“不要忘了，安得烈·彼得罗维奇，”母亲说：“替我向勃·公爵问候。你转告他希望他能照顾彼得卢沙。”

“不行！”父亲突然皱着眉头回答道，“我为什么要写信给勃·公

爵？”

“你不是说，你要给彼得卢沙的长官写信吗？”

“可是，这又怎样？”

“不过彼得卢沙的长官本来是勃·公爵啊。彼得卢沙出生前就在谢苗诺夫团登记了的。”

“登记了！可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不能让彼得卢沙去彼得堡。在那儿，他能够学出什么来？学会花钱和胡闹吗？不，应该让他到军队里当当差，让他嗅嗅火药气，体验体验艰苦的生活。让他当一个普通兵，不要当花花公子。在近卫军登记了算不了数！他的护照呢？拿给我！”

母亲从她的首饰箱里找出我的护照，那里还放着我行洗礼的衣衫，她就用颤抖着手交给了父亲。父亲仔细地读了一遍，然后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就开始写他的信。

强烈的好奇心让我感到很着急：假如不到彼得堡去，那么究竟把我送到哪里去呢？我专注地望着父亲的笔，可是他却写得很慢。终于，他写完了，把信同我的护照一起装在信封里封好。他取下眼镜，把我叫到跟前，说道：“这封信是写给我以前的伙伴和朋友安德烈·卡尔罗维奇·勒的。他在奥伦堡，你到他那儿去服务。”

于是，我的一切关于彼得堡的梦想幻灭了。彼得堡欢乐的生活是无望了，等着我的是辽远边境的无聊和闭塞。刚才我还在为之欣喜若狂的职务，现在对于我已成了泡影，然而我惟有接受现实。第二天早晨，在大门的阶前，开来了一辆雪橇——撑着暖篷的那种；他们把我的提包、装着茶具的饭盒、还有一包一包的面包和馅饼——亲情的最后一点表示——全都装在雪橇上。父母给我祝福。父亲对我说道：“再见了，彼得。对你宣誓过的那个人，你要忠心尽职，要服从长官的命令，但不要阿谀奉承；不要自作主张，也不要推诿工作，要记住，衣服是从新的时候开始穿的，名誉是从幼小时候开始树立的。”母亲已经眼泪汪汪了，她吩咐我，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又反复叮嘱萨威里奇，要他永远好好照顾这孩子。他们给我

穿上兔皮袄,外面又罩上狐皮大衣。含着眼泪,我跟萨威里奇一起上了雪橇,开始了我的旅途。

当天晚上,因为得买一些必需的用品,所以我们得在那里停一天,这件事由萨威里奇去办。我在旅馆里住下了,萨威里奇一早就到铺子里买东西去了。因为老是望着窗外肮脏的小街,觉得有些无聊,我就在旅馆的各房间踱来踱去。我走进了台球房,看见了一位老爷,他个儿很高,大约三十五岁的样子,留着黑色的长胡子,外套一件长袍,手里拿着球杆,还有一支烟斗含在嘴里。他正跟看台子的人一起玩着,谁赢了,就喝一杯伏特卡,输了的得从台球桌下爬一趟。我开始看他们游戏,玩的时间越久,输的次数就越多,于是在地上爬的表演就不间断了,终于看台子的伏在台球桌下面不动了。那位老爷对他说了几句节哀顺便之类的话之后,就提议我跟他打一盘。因为我不会,就拒绝了。这大概使他觉得很奇怪,他似乎很遗憾地望了我一眼,之后我们却扯上话了。他告诉我,他叫做伊凡·伊凡诺维奇·祖林,是轻骑兵团的上尉,在西姆比尔斯克征募新兵,和我住同一家旅馆。祖林很客气地邀请我共进午餐,有什么就吃什么,按照军人的习惯。我很高兴地答应了。餐桌上,祖林喝了许多酒,他也请我喝,他说,喝酒是军人的习惯。他给我讲述了许多军队里的笑话和趣事,我差点笑晕了过去,我们吃完了午餐,就已经完全变成好朋友了。我没有要求,他自告奋勇,要教会我打台球。“对于咱们这些军人,”他说,“这是必要的。比方说,当行军的时候到了一个小地方,能干点什么呢?也不能老是打犹太人呀。你不自觉地就会找家旅馆,玩起台球来。可是得会玩才行呀!”我完全被他说服了,就热心地开始学习。祖林不时地赞许我,我进步神速,这使他感到很惊奇,在练习了几回之后,他就鼓励我玩钱,每次赌注是一个格洛士,目的不是为输赢,只是为了提点精神不要空手玩,因为这,在他看来是很无聊的。我接受了这个提议,祖林又叫来甜酒,劝我尝一尝,他反复说明,我应该养成军人的习惯,在他的逻辑里,不喝酒算不得真正的军人,我听了他的话。

于是就继续玩下去。我喝得越来越多了，肚子也渐渐大起来。我打过去的球不时跳到台子外头去，气急之下，就骂那个看台子的人，鬼知道，他是怎么计算的，我玩球的点数被一步步加高，总而言之，我已经如同一只脱笼的小鸟儿了。时间悄悄地滑走，祖林望一望钟，放下球杆，就宣布我输了，输给他一百卢布。我的钱都在萨威里奇那里，这使我有点狼狈，我向祖林表示抱歉，却被他打断了话头。他说：“得了吧！不过你不必着急，我可以等着。那么咱们现在到阿丽奴士卡那儿去吧。”

这算什么呢？我这一天晚上的所作所为同早晨一样，都是放荡不羁，荒唐透顶的。我们在阿丽奴士卡那里吃晚餐，祖林不时给我斟酒，并且老是重复他的观点，应该养成军人的习惯。离开桌子的时候，我居然有点醉了。很晚了，祖林将我送回了旅馆。

萨威里奇在阶前等着我们，见到我那一副一定要热心当差的样子，不禁叹了一口气。“你怎么了，少爷？”他悲痛地说道，“你怎么喝得这么多啊？啊，我的上帝！打生下来就没出过这门子事呀！”“闭嘴！该死的老头子！”我前言不搭后语了，“你自己才喝醉了！睡觉去吧……来伺候我睡觉。”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头还很痛，对头一天发生的事情只模糊地记得一些。萨威里奇打断了我的沉思默想，他拿了一杯茶到我的房间里。“太早哇，彼得·安得烈伊奇，”他摇着头对我说，“你翅膀还没硬就想飞了？你究竟像谁呢？你祖上几代都不贪杯，我更不必说你的母亲了，她出生到现在，除了喀瓦士，从不沾酒。可是，这是谁造的孽呀？都是那个该死的麦歇。他老是在安吉别芙娜身边咕咕：‘马丹，热·扶·伯利，伏特卡。喏，你看，这就是这玩意儿的的好处啊！肯定是他！他教出好道儿来了，狗养的。雇一个异教徒来当管教人用得着吗？难道我们老爷家里的自己人不够用吗？’”

我感到很惭愧，掉过身子去说：“萨威里奇，你走开，我不要喝茶。”然而，当萨威里奇已经开始他那长篇大论的说教的时候，想要

他停止，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看，彼得·安得烈伊奇，放荡不羁能有什么好处？头也痛了，胃口也倒了！人要一喝酒，就什么也干不了……要喝就喝一点加蜜的黄瓜汁好了，最好还是醒醒酒。来半杯泡酒怎么样？”

这时，一个男孩子进来了，递给我一张便条。我拆开了，原来是祖林写的，读着下面的几行：

亲爱的彼得·安得烈伊奇：

你昨天输了我一百卢布，请你把钱交给我的童仆带回。我急需钱用。

你的忠心的

伊凡·祖林

走投无路了。我装着无所谓的样子，转身向着萨威里奇，我的钱财、衣服、一切事物的管理人，命令他付给这孩子一百卢布。“你说什么？为什么？”萨威里奇大吃一惊地问道。“我欠他钱，”我故作镇静地回答道。“你欠的？”萨威里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加吃惊了，“什么时候，我的少爷，可是你怎么会欠他的债呢？我看这件事定有蹊跷。少爷，你看着办吧！至于钱我不能给。”

在这紧要关头，我想，假如我不在这个固执的老头子面前拿点儿威信出来的话，将来想脱离他的监管，就不容易了。所以我瞪了他一眼，严厉地说道：“我是主人，你是仆人，钱是我的。我输了钱，因为我愿意这样。你就不要自作聪明了，怎样命令你，你照着办就行了。”

听了我的话，萨威里奇大吃一惊，他两手向腿上一拍，目瞪口呆。“我说，你为什么站着不动呢？”我又发怒地喊道。萨威里奇哭了。“亲爱的彼得·安得烈伊奇，”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你不要再为难我了。你是我最亲爱的人！听我老头子一句吧：快，快写信给那个强盗，说你只是玩玩而已，说我们也根本没有这许多钱。一百个卢布！慈悲的上帝呀！还有，你告诉他，说你的父母十分严厉，不

准赌钱,除非用核桃作赌注……”“你开什么玩笑,”我狠狠地打断了他的话,“立刻拿钱来,否则我就叉着脖子赶你出去。”

萨威里奇望了我一眼,含着泪水的双眼里,显出了深深的痛苦,然后就处理我的欠债去了。这个苦命的老头子,我心里很可怜他,然而我更需要自由,我得让他知道,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钱付给了祖林,萨威里奇就急急忙忙让我离开这个该死的旅馆。他来告诉我,雪橇已经套好了。就这样我离开了西姆比尔斯克,带着不安的心情和缄默的悔恨,也没有和我的老师道别,更没有想以后是否还会相遇。

第二章 风雪

这是个可爱的地方,
我从未到过的异乡,
并非我自己要来,
也不是骏马载我来此;
是那青春的朝气,
和狂欢的渴望,
引来我勇敢的青年。

——古代歌谣

旅途中我的情绪很低落,按当时的价值,我所输的钱,实在不算少。我不能不承认,我在西姆比尔斯克旅馆里的行为显得很愚蠢,我觉得有愧于萨威里奇。我为此感到难过。这老头子坐在驾车的座位上,背朝着我闷闷不乐,除了偶尔一两声干咳,其余的时间都闷闷不乐。我想我有必要和他言归于好,可是我不知道如何说起。终于我还是放下了面子:“咳,我说,算了吧,萨威里奇!咱们讲和吧!我错了,我知道,是我错了。昨天我的确很胡闹,惹你